

緣起

從小承慈母的啟蒙陪母親偶爾上寺院拜佛，自然心地裡流露了佛緣，就讀成功大學時，剛好學校附近有一座寺院專租給學生當宿舍，於是就租下住了二年的時光。這所寺院除了早晚課誦經外別無活動，因此常自問要如何修法？如何找到好的師父？

大學畢業後，服完兵役，考入大同公司，工作三年後轉入公司辦的大同工學院，期間暑假每年都參加日本工業設計的培訓班，三年後有機會由公司推薦赴日本千葉大學工業意匠系研修了一年，那年暑假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小池教授組織一隊「設計哲理的探索」十人隊伍，從靜岡的內海廣島到裏日本的城樓、寺院，很特別的瀏覽了日本的古文化。

又暑假由公司的安排，到東芝株式會社意匠部實習了一個月。這年該會社也換了一位新社長——土光社長。本人也有幸陪大同公司林挺生董事長會見土光社長三次。據說土光社長每天早晨六點起床，唸誦佛經一小時，然後才上班。東芝會社擁有一千多位博士研究員，從事未來的開發。松下株式會社的松下社長供養一位佛學造詣高深的和尚，以佛學的精神與智慧來經營企業，新進員工必須經過兩週的「禪座」才開始工作。三光株式會社的社長則精研佛學等等。聽了這些事實驚訝不少。

日本能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快速發展起來，完全靠佛教的精神與智慧，佛教本來由印度傳到大陸，然後再東渡日本，只覺得我們沒有把握好佛教的精神和智慧，而形成台灣沒有品牌的工廠，而只是代工的工業，真可惜。

有一天同住過的室友鍾紹楨教授突然來電，告訴我他要去美國並同時

介紹一位師父給我，要我當日下午到松山機場，當天一見到師父時，他仙風道骨、非凡的神采令我佩服良久，鍾先生在旁說：「他就是想找師父學佛的朋友。」師父於是握住我、打量了我說：「好嗎？」一剎那，彷彿大局已定的樣子。

隔天我就到師父住的泰順街，也許時間不對師父不在家，再隔一天去仍是一樣，第二天終於見到師父，他第一句話便問我：「為什麼要學佛？」我回答：「我好像有很多智慧沒開拓出來，想去探索它。」這個答案好像被師父欣然接受了，還問了一些問題，這就是初次見面的經過。師父要我即刻去找夏荆山居士，之後就是與夏荆山居士的相處了，夏居士是一位畫家，又學禪學佛，看上去泱泱大度，還供俸一位胡公公，長於易經，也會命相術，可說是當代之最，連老師尊他為老師，並為我們上過河洛理術的課程。

夏居士除了禪坐好外，看相是專長，每次晚上去都有當時的一些大人物在給他看相。當然老師是讓他來照顧我的禪坐，真是遇上了高人。那時老師尚未正式開課，只是偶爾在師範大學工教系借場地講阿含經和老子等等。有一天夏居士打電話來要我們夫妻春節當天到老師家，於是懷著無比的驚喜，對於學佛一竅不通，卻能成為老師的徒弟，真是天大的幸運。春節一早，和太太直奔師父家，夏居士早已在場等候了，於是正式儀式開始，我倆跪拜三拜師父，師父也正式收為徒弟，此後進出師父家更加方便，但是師父身兼文化大學及輔仁大學的課程，家裡時常學生滿座，不易親近。

不久我辭去服務九年的大同公司，開始創業。時間多了但是相對壓力也大，老師亦在青田街開始了弘法大業，當時的助手有李淑君、朱文光、劉雨虹等等。老師的弘法事業相當不容易的展開，遷移了許多地方終於在

信義路的復青大廈穩定下來。之後移居美國一年又回香港最後回到上海，至廟港創立大學堂。

身為徒弟的我，無法撐起老師弘法的大業，常常半夜痛哭，為何選擇了學佛這條路，卻一點沒有作為又不能護法的人。

也許老師早就看出怎麼樣的結局！

大德的記載

提到學佛，當頭就是那麼一句：「學佛者如牛毛，悟道者如麟角」但是依多年的學佛經驗，並不覺得是那麼一回事。不然，佛來世間，傳下不解的佛學，又有什麼用呢？佛學平實，有理，只是學習的人們，不依教行事，自作聰明，本來平易的心法，卻愈學愈難。佛說「自身是佛，本自具足」，人人都有可能做到。

且把先輩悟道的實例說說：

以心傳心，心心相印

靈山會上，世尊拈花示眾，眾皆默然，唯迦葉尊者，破顏微笑。

實相無相，無心可覓

禪宗二祖神光，斷臂求法，「我心未寧，乞師與安」。達摩祖師云，「將心來，與汝安」。神光覓心了不可得，遂得解脫。

心已自在

禪宗六祖聞客誦《金剛經》：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心即開悟。

依契機，以用顯體

唐朝臨濟宗開山祖師，臨濟義玄，多以大「喝」啟悟學人。

哪一個知道

唐朝德山宣鑑，遇僧到參，多以拄杖打，謂之「棒」。

觀音法門

唐朝香嚴智閑，博學強記，久不相應。一日山中芟除草木，以瓦礫擊竹作聲，失笑而悟。

原來如此

近代虛雲和尚，禪七中，護七沖開水，濺師手上，茶杯墮地，聞聲大悟。

從上述的例子，可見開悟一事，既簡易又平實。